



## 向一棵小草致敬

胡贝利

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生活总是以它独有的方式，在不经意间给予我们启示。

独自一人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，忽然乌云密布，雨越下越欢，让人心中愈加烦闷。“天真冷……”我忍不住地抱怨。

就在这时，我的目光被一株小草吸引。它孑立于路边一块石头的缝隙间，羸弱的身躯在风雨中摇曳，俨然扬起一面率先报告春消息的旗帜，和脚下潦倒寂寞的枯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每一次风雨的侵袭，都似乎是在考验它的意志，而它却以一种倔强的姿态，顽强地抵抗着。那一颗细细的嫩绿的头颅始终不肯低下。那一刻，我仿佛听到了它无声的呐喊，感受到了它生命的力量。

这株小草，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。在自然界中，它无疑是渺小的存在，没有高大的身躯，没有娇艳的花朵，甚至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的存在。然而，正是这样一株微不足道的小草，虽无奇香艳色，却有顽强的身躯挺直站立，在风雨中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。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，但只要我们能够保持一颗坚韧不拔的心，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风雨，就一定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。

那次雨中漫步后，我的生活似乎被赋予了新的色彩。我开始更加留意身边的每一个细节。渐渐地，办税大厅柔和灯光里闪烁的人影、轻触键盘的咔嚓声、云层的慵懒日光，都慢慢地流入我的心潭，成了我心中不可或缺的温暖。那株在风雨中顽强生长的小草，已经在我心中生根发芽，每每想起，总会使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

一株毫不起眼的小草，让我蓦然有了一次自我发现和成长的体验。生活并不总是阳光明媚，但我们应该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，无论是欢笑还是泪水。

我在心里向一棵无名的小草致敬！

## 遗落凡间的鱼

梁艳飞

她穿越黑暗的地下河，停在一处洞口。她被眼前水洗般的河流吸引了。自小时，母亲就告诉她，这里是每一条鱼都想去的远方。

母亲果真没有骗她。这条河流美丽极了，像一颗珍珠，闪闪发光。

她出生在黑暗的地下河。少时，她每天在阴暗窄小的地下河水里游来荡去，捕食，玩耍，却也无忧无虑。

长到一定年龄，母亲开始教她知识，孟孟之道、三字经、诗经、风土人情，让她了解外面的世界。她最喜欢庄子《逍遥游》中的这一段：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，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

她幻想自己是遗落凡间的北冥之鱼，在某日，化而为鸟，其羽翼在高高的天空如云朵铺开。

母亲还说，河流那里春夏秋冬四季分明，阳光微笑着奔赴水面，雨滴在河面轻轻弹跳，白雪深情地躲进河水的怀里。有时，会有一艘灰暗的乌篷船在河里划过。河岸有行人，有鸟雀，有卖板栗的父亲，有被母亲追着跑的小孩子……

拉回思绪，今天的她已长大，稳稳站在洞口，见到了这条河流。河水轻柔清澈，温婉婷婷，如故人从她眼前流过。阳光落在水面，泛滥成银色波光，像无数细小的鳞片披在赤裸的水面。天空浅蓝辽阔，白云随处散落，对岸青山隐隐绵延，庄稼挤满田地。河堤两侧高楼林立，樱树樟树李树依依相诉。到了晚上，月亮喜欢垂下长发，轻轻浸在河里，洗濯一路走来惹上的尘埃……

这时，她猛然跃下，一头扎进河流。她又一次想到自己是一尾遗落凡间名为鲲的鱼。她极力伸展开尾巴，轻巧地摇摆，在河水里尽情地游荡。

转眼已是傍晚，落霞映红了西边半边天。见时间不早，她准备动身回家。朦胧中，她发现河岸水边有不少人的倒影。灰暗的倒影，三五成群，四六而聚，每人手中握有长长的线。她不知这些人类在河边做什么。也许，是河流太美了，像她一样喜欢河流。

这时，她发现有东西静静地浮在水中。每处灰暗的倒影手中长长的线的尽头，都挂有东西，正发出诱人的甜香。这正是自己喜欢吃的美食，令她顿觉饥肠辘辘。

她再次仰望了一眼天空。蓝色的天空干净温暖，白云乖巧地静静地看着她。接着，一个猛子潜到水深处，而后，转身，轻摆尾巴，向水中灰暗的倒影游去，向悬浮在水中的一处美食游去。越来越近，五寸，三寸，一寸，她张开嘴，深深地有力地擒住……

小小说

## 凿月记

刘向阳

从县城回来后，宝国几乎不出门。偶尔有人问及考试，要么避而不答，要么躲得远远的。宝国家门前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丘陵和稻田，屋后紧挨着大山，山中遍布杉木南竹。

一天，父亲把宝国叫到山脚下挖池子。

“这是干吗？”中午的太阳很毒，宝国睁不开眼。

“养鱼。”父亲挥动锄头。山雀扑棱棱地飞上天，汗珠子亮晶晶。

“这里能养鱼？”宝国一边想着，一边挑土到对面橘树林。

晚上，父亲拍拍宝国的肩，“快看，鱼在池子里跳呢！”父亲指着窗外。

“怎么会呢？”宝国跑向屋外，只见辽阔天幕下，白天挖的小坑里有一碟清水，晃着弯弯的月牙，像一尾发光的鱼。

父亲指着那一抹光，说：“咱们给月亮凿了个窝，干脆就叫月亮塘吧。”

宝国和父亲开始了月亮塘的挖掘。先刨表皮，土质松软，越往深处走，砾石夹杂，一锄下去冒火星，震得虎口发麻。一旦遇到“硬骨头”，父亲就会采用迂回战术——剥离外围土石，一撬松之。

很快，月亮塘初具

雏形。山水漫漫，须搭桥板施工。三根杉树平行捆绑，钉上钉子，即桥板。父亲往深处掘进，宝国负责出土。宝国挑担上梯，行至桥板中央，颤巍巍晃动，往后退不得，只有往前挪。孰料脚底打滑，跌入池子里，泥浆蹭到了身上。

“不挑了！”宝国揉着痛处，眼泪纷飞。

父亲暖一眼宝国，一声不吭地挑起了担子。“分数快出来了吧？”

“分数”像一枚定时炸弹，刺激着宝国脆弱而敏感的神经。他很快爬起来，抢过担子，抬腿直上。

在父子俩的不懈努力下，池子已高出人头，约三分之一操场大，呈半圆形状。只要有水，就能养鱼了。

高考成绩揭晓，宝国名落孙山。宝国没跃过“龙门”。他把自己关在屋里，哭湿了枕头，任母亲喊哑喉咙也不开门。次日早上，父亲去县城打工挣钱，供宝国复读。父亲知道他不甘心。

春雨绵绵，月亮塘蓄了水。父亲买一些小鱼放进池子里，然后继续到城里爬脚手架。他的脸庞变黑了，背更驼了。宝国复读补课，比以往学得更扎实。

又一年高考，宝国考完自信满满地步出校门。回到家里，宝国兴奋地跑向月亮塘。放干水后，池里除了一些小鱼

虾、螃蟹、泥鳅、一条大鱼也没有。

“鱼溜了。”父亲站在田埂上，双手撑腰，像一位运筹帷幄的将军。“池子三面临山，一面必须深挖基脚砌挡墙，还要做排水沟。要存鱼，就得砌挡墙加固。”父亲心中有曲直，砌墙里手。宝国搬石头，拌水泥砂浆。打下五十厘米基脚后，父亲垒砌石墙。过了二十多天，挡墙砌好了，一半深埋泥土，一半兀立在外。月亮塘总算竣工了。

高考成绩公布了，宝国超出分数线四十分，扬眉吐气。

数年后中秋节，宝国携妻儿回家团聚。

父亲双手撑腰，安排宝国捞鱼，“拣最大的捞！”池里水浅，宝国举起竹篓子，浑水乱摸，罩到一条六斤多的大草鱼。

孙子望着月亮塘，高兴地说：“爷爷，天上个月亮，池塘也有月亮。”

“池塘是给月亮凿的窝。”月辉如水洒满大地，父亲给孙子讲凿月的故事。

## 一团米饭，在琅勃拉邦

谭清红

至今，还是千年前的竹篓香  
盛着热乎乎不变的虔诚  
在鸡鸣前最空净的时辰  
披一方绶带，静静地  
跪生成一条长长的  
代代相传的等待

至今，还是千年前的袈裟金  
挎着“佛空”的铜钵  
在每一个冲破黑暗的黎明  
赤脚轻点尘世，受施一羹一瓢  
或反施于街边一只大篓

琅勃拉邦  
没有乞丐，只有布道  
一团米饭  
滋养人僧佛，凝结天地人

（注：琅勃拉邦，老挝古城，被列入世界“自然与文化”双遗产城市。）

## 雨点（外一首）

刘闰冰

雨是地上走出去的  
从天上落下来  
就有了分量

一遇见它  
庄稼们纷纷开始  
歌唱

## 雷鸣

半夜里  
响起排山倒海的  
雷声

我忽然明白了  
为什么有人看见电闪  
就胆战心惊

## 2025蛇年春联

李度

（一）  
喜看银蛇从雪舞；  
还迎时雨自春来。

（二）  
山舞银蛇，报春有我；  
门紫紫气，积福人家。

罗湘龙

（一）  
笔走龙蛇书福禄；  
春邀麒麟送吉祥。

（二）  
平安二字莲香润；  
和顺一家喜气盈。

## 染发

谭丽彬

贺娟爱美，主要表现在她的那一头秀发上。

发量多，发丝顺滑柔亮。时而扎着马尾，走路一甩一甩的，充满朝气；时而披散着，耳边更换着不同色的发夹，秀发飘逸，显得温婉婉约；有时还烫成卷，满头大波，像个洋妞；还会在一年内染一次颜色，她最喜欢浅棕色带点灰白，更衬得皮肤白嫩细腻。她为了一头秀发，花了不少心思。

在同事的眼里，贺娟的头发是出彩的，也是大伙儿口中经常羡慕的话题。

有一天，她突然发现自己的两鬓冒出了些许白发，心里陡生惊慌。自己才40岁，就开始长白头发了，有点心烦意乱。

于是，她寻找各种秘方。听说吃芝麻丸可以防止长白发，就下本钱买了十几瓶黑芝麻丸。吃了大半年，白发还是依然地往外冒。又换成吃黑豆粉黑糊糊，还是不管用。

以前染发是爱美，每年染一次，现在倒好，每两个月就得去染发一次。要不，白发蹭蹭地往外冒，长了白发的脑袋感觉人老了好多岁，令人心情不好！

因长白发的原因，贺娟再也不觉得自己年轻漂亮了，也没有以前那么爱折腾秀发了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贺娟还是每两个月去染一次头发。

有一天，贺娟生病了，发低烧，连烧二天也不退，就去医院看病。做了一大堆检查，打了点滴，也吃了药，还是不退烧。医生建议她住院治疗。住了五天院，低烧还是不退。主治医生就抽血做

标本，送到省城医院去培植，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。

家人都心疼她。一直烧了七天，愣是没好，已经瘦了七八斤，最让人不放心的还是没有找到发烧的根源。

主治医生也有点犯难了，每天早上第一个就去她的病床问诊，对她特别关心，好像生怕出什么幺蛾子，自己担待不起。

医生姓方，名华。他俊朗的外表下，似乎隐藏一颗忧郁孤独的心。

原来，方华的妻子前阵子因乳腺癌去世了，家里还有一个十岁大的儿子，每天既当爹又当妈。

哎，人生在世不是来享福的，是来受苦的。贺娟想着自己的病老不好，也产生了消极情绪。

这已经是方医生第十天来问诊了。看到病床上贺娟一头茂密浓厚的头发，突然问，你经常染发吗？

对于突如其来的提问，贺娟怔怔地望着方医生说，是呀！你怎么看出来的？

方医生表情凝重地说，我是凭着感觉看出来的。你是一个爱美的人，人到了四十岁，有的人就会长白发。女人爱美，就会经常去染白发。我妻子就是一位特别爱美的女性，她30岁的时候就长了白发，每个月都去染。可能她对染发剂特别敏感，后来就得病了。其实，染发太频繁，对身体健康有害，这是有科学依据的。

贺娟听后，心惊胆战。以前自己每两个月就去染白发，这以后，为了身体健康着想，不能再这样频繁了。其实人光有一幅好看的皮囊，没有健康的身体又有何用？

贺娟很快退烧了。

小小说